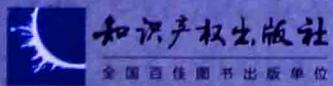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人类学基督教研究导读

黄剑波 艾菊红◎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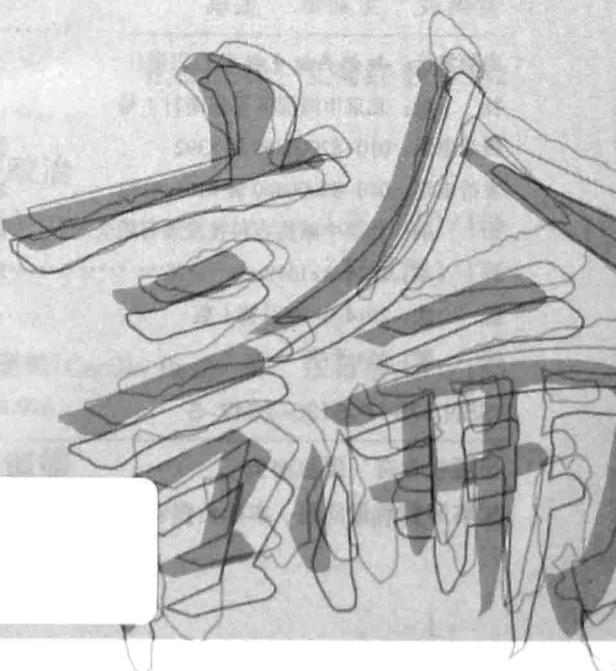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人类学基督教研究导读

黄剑波 艾菊红◎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基督教研究导读/黄剑波, 艾菊红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30-2647-5

I. ①人… II. ①黄… ②艾… III. ①基督教—人类学—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3416 号

内容提要

人类学长期缺席基督教的研究, 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 基督教在非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才引起了人类学界对基督教的关注。近十多年, 人类学对基督教的研究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的研究领域。这本导读的目的在于将国内外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做简要介绍, 让读者了解基督教人类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以及我们选择的研究论著、书评和相关文章的缘由, 最后进一步探讨在国内开展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有可能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 李 壤 责任出版: 谷 洋


人类学基督教研究导读

RENLEIXUE JIDUJIAO YANJIU DAODU

黄剑波 艾菊红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92

责编邮箱: lijin.cn@163.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4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7-5130-2647-5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艾菊红)/1

问题与方法

基督教人类学导论 (卡奈尔 著 杨思奇 译 艾菊红 黄剑波 校)/16
基督教人类学 (Jon Bialecki,Naomi Haynes,Joel Robbins 著
方静文 译 黄剑波 校)/56

灵恩与灵恩运动

灵恩派基督教的全球化 (乔尔·罗宾斯 著 杨思奇 译 黄剑波 校)/78

语言与文化逻辑

读《皈信的理由》 (方静文)/114
沉默不再是金:卡里斯玛演说及文本主义的有限性
..... (Simon Coleman 著 张希蓓 译 艾菊红 校)/119
清晰性与卡里斯玛——论仪式生活中模糊性的使用
..... (Matthew Engelke 著 张希蓓 译 艾菊红 校)/142

权力与政治

物性、现代性与宗教皈依——读《基督现代》 (王 媛)/166
读《赞颂新耶路撒冷》 (张猷猷)/175
可更新的圣像:一个南印度渔村的宗教概念
..... (Cecilia Busby 著 张希蓓 译)/185

自我与道德

读《以上帝的形象》 (方静文)/206

文化并置与道德困境

- 读《Becoming Sinners》 (刘琪)/213

中国的田野与经验

- 中国宗教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地方性 (曹南来)/222

信仰、国家与民族

- 延边朝鲜族的基督教信仰与国家和民族认同 (艾菊红)/234

体味变化与基督教传播

- 怒江傈僳族的田野调查 (卢成仁)/247

- 傈僳族皈信基督教原因探析 (曹月如)/261

帝国潜流

- 读《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肖清和)/271

教会中的个体与社会中的教会

- 读《城市中的灵宫》 (刘琪)/277

- 读《都市里的乡村教会》 (王超文)/281

文本与田野:一个宗教人类学的考察

- 评《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 (吴青)/288

- 评《麦芒上的圣言》 (张杰克)/297

- 后记 /322

引言

艾菊红

宗教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有意思的是，基督教作为最为重要的世界性宗教之一，却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被人类学所重视，而且是最后一个被纳入民族志写作的宗教。^① 这或许源自人类学是对“他者”的研究，相对更关注“异邦”文化，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也常常是对部落宗教，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原始宗教”、“原始信仰”等的研究，因而忽略了对于基督教的研究。事实上，传统的人类学研究确实在有意无意地避免对基督教进行研究，或者是仅仅在研究地区或者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将基督教作为外来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只是将其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② 不过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基督教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以及基督教信仰在这些原来文化迥异的环境中的实践，出现了很多在“正统”基督教看来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主义的实践，而这种实践方式与人类学家所通常关注的那一类宗教形式非常接近。而且基督教在各个地区引发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伦理上的剧烈冲突与摩擦，使人类学家不得不关注基督教，从而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以及优秀的基督教民族志文本。尤其是近十多年，人类学对基督教的研究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的研究领域。

由于这一领域开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比较缺乏，为了能够了解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促使国内人类学界思考对于基督教研究的可能，我们遂有了编撰这本《人类学基督教研究导读》的想法。在本引言中，拟探讨国内外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和我们

● CANNELL FENELLA. Introduction: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M] //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Durham: University of Durham Press, 2006: 1-50.

● Ibid.

选择的研究论著、书评以及相关文章的缘由，最后进一步探讨在国内开展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有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国内外基督教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基督教人类学研究领域，不能不提到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正是因为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基督教话题开始进入人类学学科研究的核心位置。阿萨德吸收了福柯（Foucault）的理论，梳理了人类学中宗教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历史中的元素。^❶ 而萨林斯则认为西方文化在解释世界时采用的是基督教神学的观念，以此来说明人类学的研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❷ 科马洛夫夫妇（Jean Comaroff & John Comaroff）对南非基督教的研究成果也是较早的基督教人类学的著作。^❸ 虽然他们的研究被卡奈尔（Fenella Cannell）认为是将基督教作为他们所研究社区的外来和次要因素，将基督教与殖民统治以及现代性联系在一起，而没有考虑到基督教本身是否有变化或者转型的动力，^❹ 但他们的研究仍然是不可多得的人类学对于基督教研究的很好作品。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基督教研究的人类学著作开始不断出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宾斯（Robbins），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基督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社区居民在皈信基督教之后所产生的道德困惑，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民族志作品。^❺ 此外，他还与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合作推出了以“基督教人类学”为主题的民族志研究系列：《Christian Moderns: Freedom and Fetish in the Mission Encounter》(by Webb Keane, 2007)；《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by Mathew Engelke, 2007)；《Reason to Believe: Cultural Agency in Latin

❶ ASAD TALAL.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❷ 马歇尔·萨林斯. 甜蜜与悲哀 [M]. 王铭铭, 胡宗泽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❸ COMAROFF JEAN, and COMAROFF JOHN.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and 1997; Vol. 1 and 2.

❹ CANNELL FENELLA. *Introduction: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❺ ROBBINS JOEL. *Becoming Sinners: 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American Evangelicalism》(by David Smilde, 2007); 《Chanting Down the New Jerusalem: Calypso, Christianity, and Capitalism in the Caribbean》(by Francio Guadeloupe, 2008); 《In God's Image: The Metaculture of Fijian Christianity》(by Matt Tomlinson, 2009); 《City of God: Christian Citizenship in Postwar Guatemala》(by Kevin O' Neil, 2009); 《Converting Words: Maya in the Age of the Cross》(by William F. Hanks, 2010); 《Death in a Church of Life: Moral Passion during Botswana's Time of AIDS》(by K. Flaitz, 2010); 《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ories and Methods》(by Allan Anderson, Michael Bergunder, Andre F. Droogers, and Cornelis van der Laan)。

还有一些属于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作品并未收录进这一系列, 比如: 《African Christianity: Patterns of Religious Continuity》(by George C. Bond, Walton R. Johnson, and Sheila S. Walker, Academic Press, 1980); 《The Give And Take of Everyday Life: Language Socialization of Kaluli Children》(by Bambi Schieffelin, Fenestra Books, 2005); 《Christianity in the Local Context: Southern Baptists in the Philippines》(by Brian Howell,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The Limits of Meaning: Case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by M Engelke and M Tomlinson, Berghahn Books, 2007); 《Gender, Christianity and Change in Vanuatu: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North Ambrym》(by Annelin Eriksen, Ashgate Publishing, 2008)。

此外也有不少相关的文章出现在不同的期刊之上, 都是在基督教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卡奈尔(Fenella Cannell)将人类学研究基督教方面的论文编辑在一起, 出版了一本名为《基督教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的论文集, 2006年由Durham大学出版社出版。

相对于国外基督教人类学研究方面涌现出来的研究论著, 中国人类学对于基督教的研究还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 基督教在中国迅猛发展, 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很多人从宗教学以及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对基督教进行研究, 出现了不少好的文章和著作, 但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的论著还不是很多, 目前所出版的一批著作有: 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香港:道风, 2001年); 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 何哲的《城市中的灵宫——一个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教会的发展实录》(香港:明风出版社, 2009年); 黄剑波的《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中国城市化与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风书社, 2012年); 黄剑波的《乡村社区的

信仰、政治与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2012年)。曹南来的英文专著《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1年), 也是比较有影响的。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值得一读的文章也尝试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但无论怎样, 中国人类学界对基督教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无论是从田野调查的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 都还没有出现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本书所选编的书评和文章基本来自以上所提到的相关研究。

二、基督教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

第一, 基督教人类学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基督教与人类学的关系。罗宾斯认为基督教人类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引起了人们关注基督教对人类学思想本身的影响, 以及基督教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影响, 而且他进一步指出, 西方现代性直接形塑了人类学这一学科。^❶ 所以早期人类学视角的基督教研究认为基督教对人类学的形成有两种形式, 其一是作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人类学,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基督教的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基督教观点限制了人类学对宗教甚至是基督教本身的定义, 这会影响到人类学家对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生活进行错误的解读。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萨德。其二是基督教和人类学的关系是间接的, 是由现代性作为中介的, 而现代性则是直接受基督教影响的,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萨林斯。无论是阿萨德还是萨林斯, 都将基督教的内化形式视为人类学概念形成的障碍。

第二, 基督教人类学特别关注皈信基督教之后所产生的延续与断裂问题。毫无疑问, 在非西方世界, 当人们皈信基督教之后, 会引发剧烈的社会文化的震荡, 甚至是“与过去彻底的断裂”。^❷ 也就是说, 在非西方社会皈信基督教实际上意味着与原来文化的割断, 很多传教士实际上也在努力使其传教对象能够理解他们所认为的基督教, 而试图将当地文化中与基督教不相适应的部分完全去除。这样就必然造成了皈信基督教之后与原来文化之间的断裂, 由此而引发

^❶ BIALECKI JON, HAYNES NAOMI and ROBBINS JOEL.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J]. Religion Compass, 2008 (2): 1139–1158.

^❷ MEYER BIRGIT. “Make a Complete Break with the Past”: Memory and Postcolonial Modernity in Ghanaian Pentecostal Discourse [M] //WERBNER RICHARD P. Memory and the Postcolony: African Anthrop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Power. London: Zed Books, 1998.

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美拉尼西亚、东南亚和非洲的基督教人口中引发痛苦的社会、伦理、心理，甚至是表达上的矛盾。例如罗宾斯在《Becoming Sinners》中就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情景，新几内亚皈信基督教的乌拉敏人（Urapmin）徘徊在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因而面临着道德困境。当乌拉敏人皈信基督教之后，他们按照基督教的要求去做，希望以此来达到道德的净化，成为被上帝喜悦的无罪的人。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限制，他们又常常打破规则，因而他们受困于其中，备受煎熬，甚至达到了道德折磨（moral torment）的地步。罗宾斯认为乌拉敏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文化逻辑问题，因为基督教倡导的是“信念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它要求人们按照终极信念做事，无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乌拉敏人的传统社会倡导的则是“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它要求人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基督教伦理与乌拉敏人伦理二者的并存，导致乌拉敏人只能“在罪中生活”。他们发明出了各种各样的仪式来去除罪孽，但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只能暂时将某项罪孽清除，却无法改变自己罪人（sinner）的身份。^① 我们发现，实际上上述罗宾斯研究的新几内亚基督徒不仅仅阐述了皈信基督教之后的社会文化断裂问题，也同时说明了皈信基督教之后，并非彻底地与原来的文化断裂，而是在地方话语背景下对基督教进行重新阐释，因此“这些场景中的皈信只能被理解为既有文化形式的延续”。^② 因而在皈信基督教的社会中，基督教既造成原有社会政治文化的断裂，但同时也是在对基督教进行着地方性的解读，也就是说，基督教必须在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中阐释基督教的教义、经典等，因此这些场景中的皈信只能被理解为既有文化形式的延续，而不能被理解为与过去的完全断裂。^③ 在相关研究中，也会发现当地社会的宗教和信仰被基督教取代之后，仪式和信仰实践都反映出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和变异性。例如，原来的宗教仪式尽管被保留下来，但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解释。这种情况在皈信基督教的非西方社会是普遍现象，也成为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所以罗宾斯说，“成为新的‘基督徒’生活方式的降临和被认为是与基督教相悖的认知和社会形式的延续之间固有的张力已经成为产出颇丰的研究对象，而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一些时日。”^④

^① 刘琪. 文化并置与道德困境 [M] //金泽, 陈进国. 宗教人类学 (第二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② BIALECKI JON, HAYNES NAOMI, and ROBBINS JOEL.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③ Ibid.

^④ Ibid.

第三，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经济实践、变化着的社会性别和种族的构建、人被文化结构化的模式以及人的范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基督教非常强调语言实践，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就在于所有信徒要通过理解上帝的话语，认识基督，从而成为信仰基督的基督徒。理解上帝话语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读圣经和听讲道，特别是在新教中，这是其仪式的核心内容，与上帝的沟通则是通过祈祷。也就是说：在基督教信仰中离开了语言实践，其宗教实践和宗教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基督教对语言实践的强调无疑对皈信人群的语言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了皈信者重新理解语言，从而形塑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比如如何产生信息、传达信息、理解信息、阐释信息及其相关的方式。例如美国人类学者马休·恩格克（Matthew Engelke）对津巴布韦星期五马索韦教派（Friday Masowe Church）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马索韦教派是一个反对使用圣经文本的教派，但是他们却认为声音能够建立起人与上帝之间“鲜活而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重视讲道，重视唱赞美诗等与声音有关的宗教实践，相反却认为圣经文本是物的体现，反而阻碍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❶ 类似语言实践研究也有不少，比如对于祈祷和研读圣言的研究等。这种语言实践对基督徒人格的构建都极为重要，从而改变了皈信者的价值观，将救赎仅仅归功于自身和上帝。杜蒙（Dumont）认为，独自站在上帝面前的个体是“独立的，自主的，因此本质上是带有我们（西方人的）重要价值观的非社会道德存在”。^❷ 因而当地方社会皈信基督教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变化就是表现出个体主义化，这往往是非西方社会皈信基督教之后与皈信前的社会最大和最明显的区别。基督教人格的形塑也必然会影响皈信社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挑战传统的权威。将对人的权威的服从转变为对上帝的服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从属关系开始解构，并“通过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赋予他或她以挑战既有社会等级的权力”。^❸ 汤林森·马太（Tomlinson Matt）在《In God's Image》中，为我们阐述了斐济一个村落中卫理公会信徒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对其社会政治的影响所引发的社会政治权力的变迁与社会冲突。在基督教传入之前，酋长作为“土地”和“人

❶ ENGELKE MATTHEW. 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❷ DUMONT L. Essays on Individualism: 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25.

❸ BIALECKI JON, HAYNES NAOMI, and ROBBINS JOEL.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民”的代表，拥有某种神秘的无上力量，因而在斐济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酋长制以及相伴随的力量、土地所有权、亲属关系、社会等级、传统习俗等构成了斐济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斐济社会运行的动力。1835年英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开始传到斐济，酋长制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基督教对酋长权威既依赖又排斥和削弱，随之使卫理宗教会和酋长制之间形成了表面和谐、根本上竞争的关系。以土地为例，土地是斐济社会传统酋长制度的重要依托，而在基督教传入之后，土地在信仰基督教的斐济人眼中与酋长和上帝都有了关系——它由上帝赋予而同时免不了传统的神灵参与其中，因而这些土地同时就具有了神圣与危险两种相互矛盾的性质。这种矛盾和张力滋生了失落感，成为斐济人的话语中心，引发强烈的焦虑。^① 基督教某个特定派别的个体文化力量赋权人们以颠覆既有权威结构的现象，在新教皈信者对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挑战中也很明显，尤其是在拉丁美洲。^② 《Gender, Christianity and Change in Vanuatu》是其中一本代表作，反映了基督教传入美拉尼西亚之后在瓦努阿图（Vanuatu）社会所引发的社会性别的变迁。^③

基督教在一个社会所引发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基督教与传统社会文化之间的张力、冲突、融合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而“在其基督教和人类学对皈信文化中延续性和改变之间的平衡的争论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重要领域，在其中可以发现更一般性的关于文化变迁的人类学模式”^④。

第四，基督教的多样性。人们已经发现，基督教并非一个同质的一体化的信仰，尽管这是基督教神学所竭力想做到的，但是基督教从出现伊始，就具有深刻的异质性。除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差别，新教教派更是多样化。这正是基督教人类学所特别关注的，对纷繁复杂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基督教实践进行探讨和分析。卡奈尔在《基督教人类学》一书中收录了塞利西亚-巴斯比（Cecilia Busby）对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天主教的研究，在以捕鱼为生的天主教家庭中普遍存在圣心（sacred heart）信仰，但这明显与正统天主教的教义

^① TOMLINSON MATT. In God's Image: The Metaculture of Fijian Christiani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② BIALECKI JON, HAYNES NAOMI, and ROBBINS JOEL.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③ ERIKSEN ANNELIN. Gender, Christianity and Change in Vanuatu: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North Ambrym [M].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2008.

^④ BIALECKI JON, HAYNES NAOMI, and ROBBINS JOEL.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不符。巴斯比认为喀拉拉人的圣心观念来自一种可再生的、物质的力量观念，既与当地印度教中的宗教力量沙克蒂（shakti）的观念有关，也与当地（达罗毗荼）的亲属制度有关。这个地区对宗教适应仍然保持着相当随意的态度，这是16世纪第一批来到这里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造成的。^① 新教类似的情景就更为普遍，除了主流的新教教派，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卫理公会等之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灵恩派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大洋洲、东南亚和非洲的增长非常迅速，吸引了人类学首要的、而且是大量的关注。灵恩派基督教的研究存在两种论调：一种坚持认为灵恩派基督教的传播是西方文化控制和同质化其他文化的过程；另一种则强调在其传播过程中本土文化进入和改变原西方文化的变革性力量。^② 罗宾斯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灵恩派基督教的全球化》，来探讨这个问题。当基督教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特别是与当地原来的宗教信仰结合之后，出现了形式各异的基督教信仰实践，带有很强烈的超验色彩，比如通灵、医治、预言等超验性的实践，也似乎可以与灵恩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在本书中特别选择罗宾斯的这篇文章，使读者能够对基督教灵恩派的研究有一些概括的了解。在对基督教多样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样一个术语——本土化（inculturation），即基督教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本土化理论对当地文化的态度很复杂，认为只要承认上帝的至高无上，以地方模式接近上帝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③ 但实际上，由于传到地方的基督教大多是具有超验性的，比如说通灵赶鬼、医治或者预言等，在地方文化中这些通常与当地的巫术灵媒等相关联，但在基督教体验中生病赶鬼等超验性的体验也恰恰存在，那么如何将这两者区分开来？而且超验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很难讲什么样的基督教还属于基督教的范畴，这就让人类学家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基督教的边界在哪里？出格到什么程度还是基督徒？因而在人类学的基督教研究中需要对宗教的实践活动做进一步的比较民族志研究。

第五，基督教人类学与现代性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探讨了清教与资本主义之间“选择性的亲和关系”，而且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合导致

① 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② ROBBINS JOEL. 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4 (33): 117–143.

③ 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了西方世界的世俗现代性。^① 新韦伯论者则将韦伯的观点推向极致，他们把基督教看做现代化必然的动力。卡奈尔则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现代化的历史与基督教的历史是不可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的意义能够被现代化的历史充分解释”^②。民族志资料显示这样一种状态，在某些地区，基督教的发展确实是与现代化紧密联系的，比如印尼的研究显示，当地人认为基督教可以帮助他们“成为现代人”，而且后殖民政府也明确要求公民都应该投身一种世界宗教使自己现代化起来。韦伯·基恩（Webb Keane）基于对印尼松巴人的研究指出，当松巴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是一个逐渐祛魅化的过程，逐渐希望摆脱物性的困扰，而达到基督教所强调的个体的人可以直接与神沟通，不需要中介，因而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表现。但松巴人反对新教认为上帝总能听到我们祷告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似乎是一种依赖语词的偶像崇拜方式，而没有认识到与神圣交流的那些无法确定的本质。也就是说，基恩所研究的松巴人所认为的物性与基督教传教士的物性是不一致的，两者对待物性的看法是源自两套不同的符号系统。^③ 那么，哪种是现代性就很难界定。在民族志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发现，基督教确实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亲和性的关系，具有促进现代性的一面，但同时基督教也具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基督教本身深刻的异质性也造成了基督教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的多样性，成为人类学基督教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不断引起反思。

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基督教是有着严格教义的宗教，因而凡皈信基督教的人应当有着比较一致的行为和态度，但实际上，基督教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却表现出迥异的形态，甚至是极为不同的。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思想是一方面，但在实际的信仰实践中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本身就充满着异质性和复杂性，而且当地方与基督教遭遇的时候，更是造成了基督教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以至于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基督教是什么的答案，所以卡奈尔说，“当地方遭遇基督教时，从来没有一个关于‘基督教是什么’的预先假定存在”^④。在人们观念中的基督教是一种样式，但是真正的基

^① 尽管韦伯并不因此就认为现代性只有这么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他也不认为不与世俗化相联系的宗教研究就没有意义。

^② 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③ KEANE WEBB. *Christian Moderns: Freedom and Fetish in the Mission Encounte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④ 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督教实践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当基督教被一个地区的人群接受之后，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两种文化或者信仰之间的冲突、摩擦与协调、融合并存，体会着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和变异性，这也给人类学研究基督教开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

本书中所选编的这些国外研究论著几乎涉及了人类学基督教研究中所关注的大部分话题，所涉及的地域也十分广泛，包括拉丁美洲、大洋洲、西太平洋、非洲等地区。由于当一个地区的人群皈信基督教之后，会引发整个社会一系列的变化，这些论著在关注某一话题的同时会涉及其他很多方面，所以很难将一部著作完全划归为某个领域的专项研究，因而只是根据阅读方便和作者所特别关注的话题，我们在导论性质的“问题与方法”之下设置了这样几个栏目：“灵恩与灵恩运动”、“语言与文化逻辑”、“权力与政治”、“自我与道德”。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基督教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我们并没有节选出专著的某个章节，而是通过书评，希望能够完整地介绍该论著的研究进路以及所反应的问题。当然书评会带有评论者自己的观点和倾向，为了平衡这种偏颇，我们特地在每个专栏都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章。关于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所关注的问题，希望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进一步地进行思考和研究。

三、基督教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方向及可能性

之所以在这一节中专门探讨基督教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方向和可能性，并不是中国人类学界没有进行基督教的研究，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而是说目前在中国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基督教研究还比较欠缺。但是从这些有限的文本可以发现，中国人类学界对基督教的研究也已经关注到上面所提到的基督教人类学所关注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是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地区一样，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自然也面临着其他地区同样的问题。黄剑波的两部论著，一是对乡村基督教的研究，另外一部是关于都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研究，论述在乡村地区信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情感之间的调适与冲突。如果说黄剑波对于乡村基督教以及农民工教会的研究是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基督教研究，那么曹南来则是对于我们认为的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老板”或者说是商业人士的基督教研究。曹南来的论著着重探讨

温州基督教的情况，从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生动地论述基督教在温州的实践。而何哲的《城市中的灵宫》则是针对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白领基督教徒的研究，这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基督教的研究，关注的是老少边穷人士；而是属于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甚至有些是精英分子。张先清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主教传入之后与中国社会的宗族所发生的冲突与融合。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关注到了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地方社会的互动，呈现出中国社会的断裂与延续、社会文化的变迁、情感与伦理的冲突与摩擦，当然也无可避免地触及现代性的问题。总体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极速传播，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关注，尤其是近些年，对于基督教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基督教的著作，但关于基督教的实证研究大多数是宗教社会学的视角。^①真正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的基督教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上述这些是比较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整体来说，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有待于扩展。这和基督教在国外人类学界的遭遇类似，尽管国内人类学界对于宗教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思考在中国展开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可能性与方向。笔者以为，中国的基督教人类学研究，首先所关注的是当下基督教在各地的实践，如此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的样貌、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冲突与张力，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摩擦。中国各地的基督教学发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基督教学在中国各地与当地的地方文化也有相当程度的融合，比如高师宁等人所关注到的基督教的民间化问题等就反映了这样的状况。^②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论述的，基督教学所关注的地方社会文化的断裂和延续问题。基督教学在中国各地所呈现出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态势，不仅是中国内地的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即便是汉族内部，不同地区的汉族在实践基督教学信仰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城市和乡村就有很大差异，还有东部和西部的差别，南方与北方的差异等。除了这些因地区差异所造成的基督教学信仰实践的不同之外，在不同人言说中和认知中的基督教学也会存在着差异，同时也反映着言说者和认知者自己的观念和态度，以及产生这种言说与认知的背后话语，这些都是基督教学研究过程中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其实对于基督教学在中国的研究有

^① 黄剑波.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基督教学经验性研究述评 [M] //地方性、历史场景与信仰表达——宗教人类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② 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学的影响 [J].浙江学刊,2005(2):50-55.

学者说得很好，要研究被传讲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Preached）、被认知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Perceived）以及被实践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Practiced），这三者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异的。^❶ 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参与观察”，说白了也就是到研究地进行田野调查，这样的调查，所得到的多是基督教在当地的实践活动，从基督教如何被当地所实践来研究当地社会在基督教传入之后的变迁。埃文斯·普理查德认为，“对人类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宗教信仰和实践在任一社会里是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智、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的”^❷。这是人类学相对于其他学科对于宗教研究的不同之处，其所关注的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基督教的不同样貌。

其次，注重历史研究。在1949年之前，中国各地基督教因教派背景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在东北地区和山东地区，来自朝鲜半岛的影响就不能不考虑。西南地区，基督教常常是从东南亚各国传入，但其更多具有欧美的背景。当年这些传教士很多都有论著和笔记传世，在他们眼中中国地方的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并与当今中国基督教在各地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看出其中的发展状况，比较历史与当下的异同，也能看到其中的延续。其中所反映的就是极为丰富的信息，不单单是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与整个大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不可能不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发生联系，这些都要放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当下基督教在地方社会的实践活动，也同样要放在历史的背景当中，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最后，基督教是一个世界的宗教，中国的基督教必然与世界上其他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在基督教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把中国的基督教研究的多样化放置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下进行考虑，从而来思考“基督教之普遍性（universality）与地方性（locality）的复杂互动”^❸。而且其中也牵涉很多重要的认同问题，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基督教所造成的宗教感情上的认同，往往超越了国家边界甚至于民族情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思考宗教对族际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认同所造成的影响。

❶ 黄剑波. 人类学与中国基督教研究 [J]. 道风, 2013 (7) .

❷ 埃文斯·普理查德. 原始宗教理论 [M]. 孙尚扬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42.

❸ 黄剑波. 人类学与中国基督教研究 [J]. 道风, 2013 (7) .